

鹭江的泉物志

陈日升著

鹭江出版社



蓝蓝的泉州湾

K 928.957

陈日升著

C 457

鹭江出版社

HA 14/14

蓝蓝的泉州湾

陈日升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泉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4.5印张 105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800

ISBN 7-80533-666-0

I·139 定价1.98元



陈日升，用过楠竹等笔名，1943年9月出生于中国泉州永春榜头村，自幼辗转永春、泉州、上海、香港等地求学，196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李西、罗溪、翔云各当过一年农村工作队员，在闽北松溪军垦一年半，任过十三年中学教师、两年记者，1987年起从事泉州文化工作。

——作 者

14/14

藍藍的泉州灣

陈 日 升

鹭江出版社出版

目 录

自 序	1
风屿随渔记	2
啊，故乡的龙眼果	6
刺桐赋	9
到《荔枝蜜》的故乡去	12
高考发榜的日子里	15
彭柏山老师在厦大	18
啊，厦门的海	22
古塔燕踪	25
清源山小记	28
竹园风姿	30
泉州石雕 一枝独秀	31
盼归亭上望金门	33
中原行	35
翰园有真意	35
紫蓝紫蓝的泡桐花	37
洛阳牡丹甲天下	39
郑州听曲艺	41
许昌印象	43
航行三记	45

锡兰王子在泉州·····	49
河南·泉州·台湾·····	53
固始：闽南先民的故土·····	57
蓝蓝的泉州湾·····	60
元宵踩街·····	63
泉州古官邸群漫步·····	65
我登岳阳楼·····	68
春城归来·····	70
靖海侯府散记·····	72
欧行漫记·····	76
从北京到阿姆斯特丹·····	76
美丽的北方威尼斯AMS·····	78
沉浸在友好的暖流中·····	80
荷兰交通一瞥·····	82
木偶艺术节花絮·····	84
国际流浪艺人·····	86
到海牙去·····	87
莱顿大学汉学院·····	89
风车·奶酪·木鞋·····	91
奥尔斯米尔花市·····	93
荷兰华人的心意·····	95
从AMS到柏林·····	97
重返香港岛·····	99
“铜钟声”在大地上回荡·····	101

情真义重谢祯祥·····	106
品《泉腔论》·····	111
万里寻尺八 尺八在泉州·····	113
平生难得几回闻·····	115
期待民间舞蹈新作·····	117
《黎明曲》的思索·····	119
从《台湾小说选》的语言特色想开去·····	121
劳拉又名“罗秀泉”·····	124
泉州地名杂说·····	126
李贽啊李贽·····	128
旅游音响谈·····	129
随笔写红豆·····	131
想起《酒干淌卖无》·····	132
让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	134

自序

困了三醒也未曾梦见会结集出版，早年的作品大多散佚殆尽。这本集子里收的，大抵是改革开放之后在文友们激励下重新提起笔来写的。因为原先的涉猎就比较繁杂，所以集收成册体例就显得芜杂。杂有杂的好处，生活本就是绚丽多姿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必然色彩杂陈。

集子取名《蓝蓝的泉州湾》，乃拈来其中的一个篇名，并无微言大义，只因为有“泉州”二字，而且标明地处海滨。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不能象大手笔文思如涌，又不愿意无痒呻吟，所以写了三十年，检阅起来，没有多少象样的东西，也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奖，实在有负师友和读者的关怀厚望。如果要问这个集子有何值得一读之处，一是有较多率真的情感，较少矫揉造作；二是以一个泉州文化人的眼光，并常以泉州为参照物来观照——恕我用一个生涩的新词——周围和世界。虽然难免有井蛙观天之讥，我仍乐此不疲。

是为序。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凤 屿 随 渔 记

金风送爽的一个秋日，应渔民朋友的邀约，我蹬着车子，急急忙忙赶到洛阳江口、泉州湾头的凤屿去，生怕误了潮时。凤屿原先只有一条长长的、破陋的石板栈桥，和大陆的埕头相连，潮满桥没，就只好靠船渡了。有时潮水初涨，漫过桥面，行人急事强涉，失足丧命的惨祸，也屡有听闻。现在可好了，修了南北二堤，南接埕美，北通埕头，围海造田数千亩，又得交通便利。

等我满头大汗赶到，渔友们早等急了。我撂下自行车，翻过堤头，跟着渔友阿水，脱鞋卷裤，涉着及膝深的海泥，走向泊在浅湾里的小船。船外髹着白漆，舱里是白木的，洗得很洁净。我学阿水，坐在舷边，把双脚伸在海里洗干净才登上船。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小”船，只比公园里的游艇大一、两倍，约可容十余担，桅杆长丈余，出航才临时竖装上去。

出海了，风平浪静。阿水在船尾荡着双桨，我对坐在船头，问风向，问海流，问渔讯，问习俗。阿水年约三十五六岁，亚热带的太阳晒出了他一张黧黑的脸，眉宇间流溢着一种纯朴而又聪慧的神采。他很沉静，对我连珠炮似的问题，总是用三两句话简明地作答，说完，又总是微微地笑着。是笑我孩子般的好奇，还是笑我这“城里人”的无知？

桨声欸乃之中，我们渐渐远离了海岸。四围广阔的滩涂，丛生的红树，林立的蠔石，早已被涌起的洪波所淹没。海水汨汨地滑过船舷，碧绿碧绿的，象是一潭无边的绿醅。放眼四望，海阔天空，扁舟一叶，随波起伏，令人有“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感觉。我没有“叩舷长啸”的豪

兴，只是眺望着那堤上防浪石坡的南堤，长堤给碧绿的海湾镶上了一条雪白的边框。白堤上方，蔚然成林的木麻黄、相思树和阔叶桉，簇拥着一列列崇楼杰阁，那就是不久前复办的华侨大学。那培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呵，在闽南和煦的秋阳下，有多少五洲赤子在她的怀抱中茁壮成长！她又维系着多少侨胞对“唐山”故土的向往之心！

小船急速地拐了一个弯，停在几根露出海面的竹标之间。阿水在竹标旁的海中勾起一条缆绳，原来水下还张着罾网。涨潮时鱼虾随着海流撞进网里，就逃脱不了。阿水连续把几张罾网提起翻倒在舱里，舱里出现了烂银也似的一大堆活蹦乱跳的鱼虾，有比目鱼、圆蓝鲆、小鳗鱼，有梭子蟹、大虾、章鱼、鱿鱼，有象小蛇一样的血鳢，有一种大肚鲑，离了水，气体撑得肚子鼓囊囊的，想吓唬人。最有趣的是章鱼，伸开八只触爪，到处乱爬。看到阿水忙得不可开交，我也兴冲冲地插上手帮忙，把一只爬上舷边的章鱼拔下来。章鱼触爪的吸盘，吮得手背痒痒麻麻的。我正忙着，忽然阿水大喝一声：“别动！”接着灵巧地从鱼堆里拾起一条灰色鲶鱼状的小鱼，指着胸鳍和背鳍上的三根骨刺说：“这家伙可厉害呢，扎到手上，得发痲疼好几天。”阿水把一二十种我不认识的水产……告诉我，可我怎能记得住呢，只记住一种红色的棒状的鱼，叫“红蛇”。他说，海里有红蛇，陆上有赤鼠（黄鼬），味道可鲜呢，捡着捡着，他又捡出几匹象淡水草虾似的小东西（头象马头，尾巴向前蜷曲着），另放在腰间的小篓中。他说，这就是名贵的中药材海马，晒干了，每两值四十多元呢……

正忙着，海上起风了。顶头的东北风越刮越猛，平静的海湾，顿时波涛翻滚、雪浪千迭。阿水收拾好渔具，放下船

舵，升起了桅帆。果然“好手能使八面风”，小船象箭一样驶向西北方向的后渚港。阿水一手掌舵，一手牵着帆索，用下巴示意让我看，说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宋代泉州古船出土的地方。南边，烟波渺茫的远方，就是台湾海峡了。

船首一拐、帆面一转，小船又在浪头上朝东北偏东飞驰而去。船头上，浪花四溅，沾衣欲湿。海湾里，不知几时已经撒满了点点渔帆。远处的凤屿，犹如一只拍翼掠水、腾空欲去的金凤凰，斜向的南北二堤如同展开的双翼，鳞次栉比的白石红瓦新屋，象是熠熠放光的毛羽。我们的船向东越过了凤屿的方位，万顷碧波上，浮现了横跨莽莽洛阳江的洛阳古桥，就是在这么远的距离，依然可以感触到古桥那种镇海凌波的雄伟气势。古桥的后方，是新建的拦海水闸。古桥新闸，如双虹架海，相映成趣。她们充分体现了古今泉州人民改造自然的无穷智慧和肇建家乡的伟大气魄。

船在广阔的海湾上写了一个大“之”字，靠上了喧闹的码头。阿水把渔产送去交售，我却在这石砌的新屋林立的渔村到处乱转。竹竿上晾着用细篾撑平的鱿鱼巴，石板棚上晒着半干的大虾米，海风袭来，满岛是又咸又腥的丰收气息。

夜幕方垂，阿水就邀来了几位渔友，还提着两瓶杏花村汾酒。桌上满是海产，红膏母蛸、油炒大虾、白煮章鱼……还有可口的香芹蠔羹汤。我呷了几口酒，就大嚼一通。“红蛇”、大虾自不必说，单是那章鱼，就别有风味：雌章鱼满腔鱼卵，剖开了，象是用上等暹罗米裹的香菇肉粽——渔友们称它“章鱼饭”，蘸着酸辣，又嫩又鲜，美不可言。那几位渔友是驾机帆船、出远海的，三杯下肚，开怀畅谈。他们谈海上的惊涛骇浪，谈海上的奇闻怪事，还谈到了和台湾渔船相遇的轶事：有一回，两船相靠，对方主动搭了话——尽

管身穿吉士服，可是一开口就可以辨出浓重的惠安地瓜腔。他们扔过来香烟和几个包裹，包裹上写明××乡××村×××收，我们也扔过去蔬菜食物。他们在舷边拱拱手，连声说“拜托、拜托！”原来临解放，有一批惠安渔民被蒋军裹胁到台湾去，“隔海一别三十载，生死茫茫两不知”，在那里也成家立业了。年久月深，乡愁难遣，怀念海峡彼岸的老母父兄，怀念极了，只能这样寄托他们的心思。后来，这些包裹都被妥善地送到了收件人手里。白发苍颜的慈母接到千里游子捎来的，何止是包裹？分明是一颗滚烫的心！……

夜深人散，我头靠漆枕，倾听着窗外一阵阵汐声、桨楫声和夜渔的脚步声，渔友们又扬帆出海了，忽然间眼前闪现了“帆影接窗，潮声到枕”的意境。辗转难以成寐，我干脆披衣到堤上去走走。

海风拂衣，秋凉如水，皓月临空，海天苍茫。远处的赐恩、清源、南台、双阳诸峰，只留下朦胧的侧影。倒是南台岩上有一环璀灿的灯火，象是戴着一顶闪闪的珠冠。顶上，还镶嵌着一颗红珊瑚，那就是电视转播台天线顶端给夜航的飞机示警的红灯了。海湾上，近处还可以依稀辨出片片帆影；远处，只能望见点点渔火了。

南堤里面，新垦的蔗园里鞘叶在飒飒作响；堤外，雪浪拍岸，汐声如鼓。渔村的夜晚，如此谧静。徜徉在这十里堤头，日间的所见所闻，萦绕脑际。泉州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不朽的洛阳桥，今天，我们为不朽的四化事业，为建设侨乡，能作出多少贡献呢？海峡那边的同胞呵，你们收看电视，可曾看到亿万人民向四化进军的雄健步伐，可曾听到阿祖的土地上，盼望祖国统一、骨肉团聚的心声？

一九八〇年二月

啊，故乡的龙眼果

假如你驱车由福州前往厦门，一进泉州地界，凭窗四望，道旁坡上，一丛丛、一簇簇，绿晶晶的，不是台湾相思树，便是龙眼林了。乍看起来，龙眼树貌不惊人，成穗细碎的小黄花，也不耐看。她和荔枝树同属无患子科乔木，非常相似，不细心还不容易辨别呢。和荔枝相比，她的树形比较粗朴，枝柯不那么纤巧优雅，叶稍阔，叶面角质层也不那么细致光亮。奇怪的是，福州与泉州，纬度只差一度，其他自然条件也相仿，可是，龙眼一移植到那里，树形就有点傻愣愣，树也长得满高，就是不大开花，开了花结的果也是稀稀拉拉的，果粒小，又淡而无味。

泉州的近郊和附近的惠安、晋江、南安、同安、龙海一带，是盛产龙眼的地方。瘠瘦的红壤赤土坡，她也长得满好。汽车就在龙眼树林里穿行，有些地方，整个地段的公路树，就是龙眼树。公路设计师和筑路工人，在拓宽路面时，舍不得把龙眼林毁掉，宁可让公路稍作弯曲。到了龙眼将熟的季节，那才够美哩！两旁尽是望不到头的龙眼树，绿光盈眼，累累坠坠的龙眼，挂满枝头，就象两幅无限伸展的翡翠屏上，缀满了琥珀珠。车子交会时，一串串的龙眼果就在耳鬓拂过，甜丝丝的香味，飘浮在车厢。有一回，在泉州开往厦门的车上，啧啧赞叹之声不绝于耳，我回头一瞥，原来车上有好些北方来的旅客和前来旅游、探访的侨胞和外国人。我打心底里浮起了一丝难以抑制的笑意。多么值得自豪呵，我丰饶阜盛的故乡！

小时候，我们村里高级社的龙眼熟了，都由阿坚伯看管。我和憨狗几个孩子，爱帮阿坚伯看林子，当“志愿军”。那时，偷龙眼的人极少，主要任务是四处转转，别让牲畜糟塌低垂到地面的果实。我们倒不是贪吃龙眼，而是爱跟阿坚伯睡在临时搭在树丫上的小棚里，就象历史老师说的“有巢氏”那样。夜深人静，耳畔秋虫唧唧，仰望着叶缝里筛下的星光，听他讲牛郎织女、讲三目杨戬、讲别处难以听到的稀奇故事，真有无穷的趣味。他讲，那儿棵大龙眼树下的江水中，有一处“三钱潭”，据说用三钱重的细苧麻线缠着小石子放下去，还深不可测。

傍晚时分，得到阿坚伯的“准令”，我们几个孩子在晋江中泅水消暑，游到凉飕飕的“三钱潭”去。大概孩提时都有比较多的怀疑精神罢，我们无论如何不信有那么深，轮番吐尽了气潜了好几次，都不能到底，才相信了。潜累了，我们双手攀着倒垂入江的龙眼树枝，昂起头拣最大最熟的龙眼咬，用齿、舌、唇去壳吐核。我们还比赛看谁吐核吐得远，果核飞到水里，激起一圈圈涟漪，鱼儿纷纷窜起来，以为是什么好食物哩。这种赏心乐事，久久蕴在心底，未能淡忘。不过，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一次，小伙伴憨狗龙眼吃得太多了，肚子撑得圆鼓鼓的，瘫躺在沙滩上一动不能动。我们吓坏了，阿昌连忙光着屁股跑去请来阿坚伯。阿坚伯给灌了几口酱油，憨狗才消胀止疼，免受他祖母的一顿好打……

有什么龙眼，我们没吃过呢。泉州的龙眼，农历的立秋至白露成熟，主要有三个品种：一是果小粒密的“蕉眼”，小是小，却很甜，老人说是“有糖鸡味”；二是果大汁多的“福眼”，种植面积大，产量也高，街上卖的多是它，可惜鲜吃比较清淡，焙成干或制成罐头倒是适宜的；最名贵的是

“东璧眼”，中早熟，颧大壳薄，肉晶莹如玉，甜而不腻，入口香脆无粕，别具风味，吃了口颊留香，永生难忘。它外观最明显的特征是淡赭色的果壳上布满槟榔果花纹。街上小贩招徕叫唤的“东璧眼”，多半是冒牌或变种的，真正“东璧眼”树，泉州也所剩无多了。开元寺里有几棵，老百姓庭院中也偶见有精心栽培的，但是他们不大肯卖，留着尝鲜馈友。这几年落实政策，允许有自留果，又按品种依质论价，才有许多人纷纷给好品种搞空中压条繁殖，但那要等十几年才能进入盛产期呢。

有一位旅居南洋的亲友曾经慨然谈起：在异国他乡，每当尝到双塔牌的桂圆干或水仙花牌的龙眼罐头时，就象闻到了故乡溢香流蜜的气息，就象看到了流淌着不尽乡愁的晋江，就象听到了那融人心髓的乡音，不由得思念起鲜龙眼，特别是思念起故乡的东璧龙眼。我想，要是哪个有胆识的厂家，敢下本钱，制造出保持风味、纯真无伪的东璧龙眼罐头，运销海外，“水灵山名”，量不在多，那么，将会为闽南侨乡增添几多光彩，将会给海外游子带去多少乡思的抚慰！

泉州巍峨的东西塔、壮丽的洛阳桥、苍古的老君岩、肃穆的清静寺，可以勾起对古老文明的向往，好作“怀古之幽思”，固然都值得一游，然而，季节适宜的时候，还是请来尝一尝鲜龙眼吧，尤其是切莫忘记了设法弄一串“东璧龙眼”品一品。没有吃过东璧龙眼，怎能算到过泉州呢？

眼下，又是龙眼成熟的时节了，令人怎能忘怀呢：

啊，那故乡的三钱潭，

啊，那故乡的龙眼果！

一九八〇年八月

刺 桐 赋

刺桐，是古代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哥孛罗记述过的，当时的世界第二大港泉州曾经四处环植的一种名树。泉州古称“刺桐城”，就是因此而得名。经过数百年来战乱和沧桑变化，随着泉州城地位的兴衰变迁，在闽南的原野上，已经长期绝迹，难以寻觅了。解放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成立，开元寺修葺的时候，在仁寿、镇国两座擎天古塔前的临街石栏外人行道上，和新建的宽银幕电影院前，以及市内其他公共场所，陆续种植了一批又一批。

她是一种平凡的树。不象垂柳婀娜生姿，不象劲松参天矗立，不象古榕长须髯然，不象红梅疏枝横斜，不象相思树婆婆多情，更不象琴丝竹玉树临风。她就是南方这么一种普普通通的树：冬天，她几乎把旧叶落尽，冒着凛冽的朔气，伸展枝柯，抗击严寒，去迎接天空中的第一阵春风。

刺桐树，高可二三丈，苍皮溜雨的树干，呈苍黄色，点点褐斑连成条条竖纹，质朴苍劲。春天一到，枝繁叶茂，每把细叶柄上，长着三片卵形带滴水叶尖的叶片，形状象乌桕叶，但略大些，却不那么娇嫩。拇指细细的枝柯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细刺，抵御着猛兽的进袭，抗拒着恶兽的触撞，是那么坚毅，那么勇猛！——也许正因为如此，刺桐树一经成活，便少见被侵袭作践。到了烟花迷蒙的暮春，一夜风雨，便会从树梢头一下子迸发出一簇簇殷红殷红的刺桐花。远远望去，犹如天边飘飞的一抹朝霞，是那么豪放，那么鲜艳，那么热情！